

# 袁天罡传

唐太宗的军师、预言家、《推背图》作者

杨明刚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袁天罡传

杨明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天罡传 / 杨明刚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87-4211-4

I. ①袁...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古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675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付娜  
装帧设计 陈阳  
排版制作 吴毓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袁天罡传

杨明刚 著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668千字 印张 / 38.5

版次 / 2014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59.8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第一章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这是后人抒发的感慨，却也说明长安在历代人的心目中是永远的首都。无论你地处东西南北，无论你跨越唐宋元明，长安，永远是华夏儿女心中的中心。

这一年是公元569年，现在表述这一年份只用三个阿拉伯数字足矣。可当历史的灯光聚焦在这一年份，聚焦在当时人们的身上时，他们若想准确地表述这一年份而不引起歧义和混乱就感到非常的困难，而一旦表述错误，后果很严重，有多严重可以从几个小人物的遭遇看出来。

某甲是长安富商，正在建康行商，和当地几个头面人物洽谈业务，酒酣耳热之际忘了忌讳，说今年是天和四年。同桌的人均默然，然后一个个离桌而去。当酒店掌柜过来收账时，才发现某甲的脑袋不知被何人借走了，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尸体俯在狼藉的杯盘间，只得自认倒霉。

某乙住在长安，正因贱价买下邻居的房产欣然不已，却被破门而入的长安府捕快捉了去。原来他在买房契约上误填上天统五年的年月而被卖房的邻居告发。酷刑之下他只得招供自己是潜伏长安多年的北齐细作，多年来一直向北齐传递北周的军情。他黎明时分被斩首，他卖房的邻居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房产，还因举报有功得到了某甲的房产作为赏赐，长安府尹也因破获细作案晋了一级，真是几人欢喜几人愁。

某丙是长安一不入流的司仓小吏，他去湖北江陵探亲，因此时西梁已是北周属国。他虽然也是多年前从江陵逃到长安的，此时却有天国上民荣归故里之傲，言必称我们长安如何如何，提起年份便是天和四年，就像那些偷渡到美国刷盘子打黑工、多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归国华侨，言必称美国一样。一天夜里酒醉后走在街上，被人用绳子套住脖子勒毙，塞在阴沟里。当地官府断定死因为酒醉冻毙。虽说草长莺飞的六月怎么说也不可能冻死人，就没人刨这个根究这个底了。这无非是个警示：梁国虽式微，在梁国地面上敢不奉行梁国正朔者，杀无赦。

之所以引发上述悲惨事件，就因为那时人们的心中并没有公历农历、西元东元这概念，纪年只能以天子年号。若是大一统时代，这也不是问题，全国只奉行一个年号。可在公元569年，不仅是南北朝对峙，而且南北各有两个朝廷。南朝有建都建康的陈国和建都江陵的西梁。北朝有建都长安的北周和建都邺城的北齐。四个天子分别建有年号，以公元569年而言，陈国是太建元年，西梁是天保八年，北周是天和四年，北齐则是天统五年。当一个人说出年号时，表达的不仅仅是个年份，更是拥哪位天子为正朔的政治问题，这问题直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保住脑袋。

后世一位自称堪与司马迁比肩的史学家弄懂这问题后，发出了欧阳修式的感慨：呜呼，苛政猛于虎，天子年号狠如狼啊！

公元569年，北周武帝天和四年，秋，长安。

北周柱国大将军、随国公杨坚府邸中，张灯结彩，筵开百席，公府内的马厩都被来客的马匹占满了，家人又在一条街外寻个空地，现搭上席棚拴马，内眷们的轿子更是摆满几条街，看这架势皇族国公、柱国级国公和朝廷百官都来了。

随国公府的家人是经过大场面的，他们脸上也都洋溢着惊喜，几个丫环婆子还在私底下窃窃私语，猜测皇上和皇后会不会来。这样猜测也不无道理，太子妃就是本府的大小姐，主人还是皇上的亲家翁呢。

内眷们被请至内宅，皇族国公和柱国级国公、文武百官被请至前花厅。随国公杨坚，父亲是老国公杨忠，北周名将，太祖皇帝赐鲜卑姓氏普六茹氏。父亲歿后，他袭爵为随国公，官拜柱国大将军。他在客人桌子中间穿梭往来，以鲜卑和汉两种礼节、两种语言和客人应酬着，答谢大家的盛意。百官们都恭谨

地称呼他国公，只有皇族国公和其他柱国级国公才亲热地称呼他普六茹坚。

客人们看着杨坚欢喜得脸上的肉都挤到一起，两眼眯成一条缝儿，心下不禁起疑，各自心头蒙上一层雾水。

今晚是杨坚为他第二个儿子举办的满月宴。孩子已起名杨广。他们原以为是一般的满月宴，不意场面如此盛大。杨坚居然把权贵人物一个不落地搬请至府。他们都参加过杨坚第一个儿子即随国公世子杨勇的满月宴，回想起来无论客人的规模抑或场面的大小，都相去倍蓰。他心里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单凭这两点还不足以引发他们的疑心，杨坚为人举国皆知，虽为元勋子弟，无论身上功夫还是战场上斩将搴旗的战绩，都稀松平常，长的更是貌仅中人，还身长腿短，只是坐着时比同身量的人高出半头。然而他却赢得朝廷上下的敬重甚至猜忌，就因杨坚城府极深，腹笥丰赡，机变无穷，并且镇静功夫无人可比，真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事，是以即便这些国公爷在他面前也不免有失色失态之时。许多人猜忌甚至恨他也因此故。

然而今晚失态的却是杨坚。他似乎摘去了那层假面具，胸中底蕴尽出，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普六茹坚。在座的人虽大多是赳赳武夫，对事情的敏感性却较文人尤胜，那是在瞬息万变、生死一发的战场上磨炼出来的。他们预感到将有不寻常的大事发生。

一张桌子上坐着唐国公李昞，赐鲜卑姓氏大野氏。他和杨坚是连襟，娶的都是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同桌的人都抢着和李昞说话，他父亲李虎乃是开国八柱国之一，出身显贵，长大后更是裘马翩翩美少年，又娶了独孤信的四女儿，贵重朝廷。

“李世兄，你这连襟肚子里究竟藏着什么鬼主意？”问话的乃是名将尉迟迥，“你可别说没看出今晚的阵仗，你要敢这么说咱俩出去单挑。”

“那咱们比射箭，我奉陪。”李昞晒然笑道。

尉迟迥恨得牙痒痒的，他是出了名的猛将，但和唐国公李昞比射箭，还不如去找关公耍大刀。李家神箭功夫据说是祖先汉飞将军李广嫡传一脉。他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们连襟两个蛇鼠一窝，没一个好东西。”

他讨个没趣，转头望向其他人。其他人却都望着他，以为他从杨坚口中打听到了什么，他又哼一声，把目光转向高兴得屁颠屁颠、指挥家人传酒上菜的杨坚，心下断定：物反常则为妖，这小子今晚不正常。

李昞表面上豪爽阔略，喜酒好色，不脱贵介公子习气，心下却甚有计较。

今晚之事他是最早觉出异样的，他入内见过妻妹独孤氏，虽只道道契阔，简略地聊几句家常，却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心。他当时尚未明白，也不好多问，退出来坐在酒桌上一直静思此事，却百思不得其解。

尉迟迥一问，他脑中蓦然灵光闪现，明白了和独孤氏谈话时，是什么令他的心有揪紧之感。他一直把她那几句不咸不淡的家常话翻来覆去寻绎参详，却遗漏了最重要的。他此时清晰回想起，独孤氏在和他说话时，一向平静中带着刚烈果决的神色中，却隐隐有种极力掩饰却又不时流露出来的哀戚。

李昉的夫人是独孤氏的四姐，温柔贤淑，尊夫如父，殊无贵家女骄人之态。杨坚的夫人独孤氏是独孤信的第七女，却和姐姐迥然不同，刚烈果决，杀伐决断，那是十个男人也比不上。她治夫如子，整治得杨坚见到女人就躲避不及，唯恐触她的霉头，和李昉家中内宠既多，在外面复拈花惹草恰成两个极端。

正是姨妹眼中那种从未有过的哀戚之色，使李昉的心头猛地一紧，复又想到今晚的怪异，蓦然醒悟：杨坚这浑小子莫不是要改立世子？转念细思又不对。其时，南北朝对峙，南朝是华夏文化正朔，却不重视嫡庶长幼之别。皇家选太子、贵族家选世子，讲究的是选贤选德。北周被视为野蛮的鲜卑胡人，却自太祖宇文泰开国初，即决定复兴周礼，全面采用周官制度。太子世子无须选，嫡长子即得立，比朝廷律令尤为严格。是以杨坚的嫡长子杨勇、自己年方四岁的嫡长子李渊自出生后便被朝廷册封为国公世子，除非有大罪被朝廷削爵，后面的弟弟们是无缘抢夺的。精通朝廷法规律令的杨坚断不会有此下愚之举。

思忖至此，他越发糊涂了，索性撂开此事。他却不知自己猜对了一点，却又大大的错了。

那壁厢尉迟迥琢磨了半晌不得要领，又见众人目光不时盯着自己，不禁恼将上来，大声道：“瞧什么瞧？老子脸上有花儿怎地？咱们既然来了，就吃他娘喝他娘，管他肚子里转什么鬼肠子。”众人轰然应和，真个大杯酒大块肉山吃海喝起来。

杨坚听到了，只是微微一笑，并不以为意。若想从尉迟迥嘴里听到好话，比石头开花还难。他知道大家都在猜度他的用意，这却是说不得的，明天他们就知道了，一准会惊他们个瞠目结舌。

他心中正自得意，忽见花厅门口闯进两个着宫内服饰的卫士，进来后也不言语，门神般分向大门两边岸然抚剑而立，随后走进四名宦官。当先一人走了

五六步，便立定身子，扯开尖细的嗓子喊道：“皇帝陛下驾到。”喊毕，也分向两侧站立。

众人大吃一惊，愣怔片刻，忙都起身站立，企足延颈望向花厅大门。门口走进两人，当先一人四十上下，身材高大，骨骼粗壮，三绺黑髯，甚是威武，面容却甚是清癯，仿佛不见天日已久，正是当今北周天子宇文邕。与他半步之差走着的人，身材略矮，年岁略长几岁，骨骼面目都很相似，须发中已略见斑白，乃是皇上的堂兄，当朝执政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

杨坚抢上几步，单膝跪倒，右手做抚刀状，行的是鲜卑礼节，和军礼差不多。“臣不知皇上驾到，望乞恕罪。”

其余众人也都离席，跪单膝喊道：“臣等接驾。”杨坚的家人们早已跪满一地，未奉号令不敢抬头。

虽然复兴周礼已有多年，北周君臣之间礼仪简约。这些开国元勋当年和太祖皇帝都是兄弟相交，子侄辈也是整日价在一起打闹玩耍，后虽有君臣之别，君臣之间文雅点说是布衣之交，粗俗点讲就是从光屁股娃娃撒尿和泥玩出的交情，只有正式朝会大典，才行三跪九叩的汉家礼仪。平时过往，对揖而已。

“起身，大家都请起身。”宇文邕很谦逊地喊了一声。

杨坚起身后又对宇文邕身侧的宇文护躬身一礼，“普六茹坚参见大冢宰。”

“普六茹坚，你可知罪？”宇文护平平喝了一声，淡淡的表情中似射出无限威严。

杨坚不知自己犯了何事，登时吓出一身冷汗，嗫嚅道：“请晋公明示。”其余人等闻听此言，也俱感悚然，平时和杨坚交好的人更是替他捏一把冷汗。

宇文邕笑道：“大哥，普六茹坚正办喜事，你就别吓他了。”宇文护转颜微笑，上前一步拍拍杨坚肩头，“普六茹坚，你请大家喝酒，满朝的人都请到了，为何不请皇上和我？我也就罢了，这藐视圣躬之罪你可招认？”

杨坚这才透出一口气，赔笑道：“晋公，犬子之事，焉敢劳动皇上和您的大驾，普六茹坚可没恁大的脸面。”宇文护又板着面孔道：“少跟我说嘴，你那些年和你那些狐兄狗弟偷鸡摸狗时，怎么光顾我家最多？”

众人哄然大笑，此事在座的人几乎都知道。还是二十多年前，杨坚和一些功勋子弟日日在一起厮混，晚上就出去偷鸡摸狗，在野地里烧着吃。百姓家鸡犬不多，后来就偷到各国公府里，宇文护养的名贵猎犬被他们偷吃了五条，为这事杨坚也没少挨父亲的板子。



杨坚尴尬一笑：“晋公好记性。”宇文护不冷不热地道：“我这人别无所长，就是记性好。你这些年的事我也都记在心里，一条也没忘。”说着眼睛巡视花厅一周，最后才收回来。

杨坚刚停止的冷汗又冒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听得出宇文护话中不乏威胁警告之意。他提起往年旧事是要套套交情，这软中有硬的手法他玩儿得最熟了。那些被宇文护鹰隼般的眼光扫到的人，俱都心生寒栗，不敢对视。

唐国公李昉见场面尴尬，忙上前打个哈哈，笑道：“皇上，晋公，请入席说话。”说着侧身揖让，却用脚跟踢了杨坚一下，示意他赶紧张罗席面。

杨坚这才醒过神来，正待吩咐家人，宇文护又抓住他肩膀，笑道：“不必劳烦你了，我来替你招待皇上。”他举手击一下掌，外面走进一队人来，抬着桌椅、提着食盒，杨坚和李昉认得，竟是宫内御厨房和茶水房的人。

两套桌椅并排安放在东面上首位置，宇文邕和宇文护坐定后，宦官们便摆好食具和酒肴。杨坚和李昉看见更是吃惊，除两套桌椅是杨坚府中之物，酒肉菜肴都是从宫中带过来的，这是一奇；更奇的是，桌上的酒肉菜肴和杨坚宴客的一般无二。

这自然是宇文护惯耍的手段，意思是说你坐在家里吃什么喝什么我都知道，甭想有什么能瞒过我的耳目。自带酒菜不是怕给主人添麻烦，而是怕主人投毒鸩杀。这层意思可不简单，其中意味着宇文护和杨坚、李昉之间的一段不解之仇。

话说当年宇文泰草创之初，四面皆敌国，他率众将统兵在外连年征战不休，因家中诸子尚幼，便让侄子宇文护处理家务，教育弟弟们。其时宇文护也年仅十七岁。后来宇文泰在外征战时病危，急招宇文护驰至军前交代后事，把家事国事俱托付于他，宇文护也算是宇文泰唯一的托孤重臣。

宇文护拥立宇文泰的嫡长子宇文觉为帝，权力依然握在他手中，宫内宫外执掌兵权者不是他的兄弟子侄，就是私人心腹。他官拜大冢宰，大冢宰是周朝的官职，职权是“百官总己以听”，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当于汉初的丞相。宇文护却是上劫天子，下制百官，比周朝的大冢宰还要威风。

宇文觉忍受不了大权旁落，他的皇后乃是大司马独孤信的长女。与宇文泰一起开国的元勋赵贵、独孤信更是看不惯宇文护的跋扈，君臣三人密谋起兵除掉宇文护。可惜事机不密，被人告发，宇文护先发制人，把赵贵满门抄斩，总算顾忌独孤信在军中声望素著，先是他免官软禁，第二年逼令自杀。他废掉

宇文觉，改立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为帝，把宇文觉夫妇杀掉。

因杨坚和李昫娶的都是独孤信之女，宇文护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虽没牵连到他们，对这两人却是猜忌防范，此番自带酒菜便是此故。

宇文护原以为宇文毓以庶子承继帝业，应该感激自己。不意宇文毓也无法忍受，和外臣密谋除掉宇文护。叵耐宇文护吃一堑长百智，宫内外遍布耳目，知悉宇文毓的密谋后，他不慌不忙，假借宇文毓的名义召集这些人到宫里开会，进来一个捉一个，一个不漏，然后送到他自己府中处死。

第二天他召集百官聚议，宣布宇文毓的罪状，要把他废掉，百官迫于他的威权，谁敢道个不字。宇文护便将宇文毓先废后杀，改立现今的宇文邕为帝。

宇文邕虽有雄才大略，却有两位兄长血淋淋的覆辙在前，专一韬光养晦，对祭则寡人、政由冢宰的权力格局似乎很满足。无论人前人后对宇文护都尊称大哥，如同家人一般。他对军政毫不过问，闲暇时便与一帮文臣衡文赋诗，讲求学问，因此君臣二人相处甚得。

宇文邕正举杯要敬宇文护，看到杨坚和李昫还愣怔那里。他心中雪亮，见宇文护眼中已现狐疑之色，便笑道：“你们两个还立在那里作甚，难不成你们两个倒是客，让朕来招呼你们？”

两人如梦方醒，都告了罪，李昫还席，杨坚又开始招呼客人。

北朝的风俗是家庭事务全由主妇裁夺料理，虽然圣人作训：男主外，女主内，牝鸡不可司晨。可按北朝人的见识：家之外才是外，家之内都是内。是以举凡迎来送往、宴请宾客甚至出门拜访就都在“牝鸡司夜”的范畴内。

此次大家来为杨坚二儿子满月贺喜，却不见主妇独孤氏露一下面，倒也无人惊诧。毕竟主妇生产也才满月，贵家女娇贵，要好好保养也在情理之中。待宇文护携皇上来到，大家就更料定：主妇不会露面了。

然而在内宅暖阁中饮酒的内眷们却也罕见主妇之面。她们来时独孤氏倒也一一接待，把手寒暄。但见独孤氏头缠锦帕，面色惨白，身体萎靡，倒似乎生产时失血过多尚未将养好的光景。席面安置好后，独孤氏也出来给大家敬酒安席，然后就转入里面不再露面。

为怕大家挑礼，她的四姐唐国公李昫的夫人便权行主人之职。两姐妹面貌相似，不时常往来的还以为是独孤氏入内换了衣服又出来了。时相往来的几位通家之好的国公夫人却觉出异样来。她们对独孤氏知之甚稔，以她十个须眉

都比不上的巾帼风范，即便身体不好，这种场面也会硬挺下来，断不会逃避。她们猜测，她一定在里面忙着什么大事，而且是很紧要的大事，或者是孩子闹病，她在里面照看孩子。

独孤氏确实是在看孩子，看裹在襁褓中睡得甜甜的杨广。假如她能预知这二儿子将来会干出怎样逆天败伦的事，又在华夏大地上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她会毫不犹豫地掐死他，她真做得出来。她天性中那股子狠劲，莫说家人，就连在沙场上见识过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杨坚也惧惮三分。

她此时面容中却是慈祥的母爱，眼中充满哀戚，看着看着，一串串泪水便滴落下来。

“小姐，您别再伤心了。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哭坏了身子就不值得了。”贴身服侍她的丫鬟采颦安慰她。

屋里站满了丫鬟婆子，都是她出嫁时陪嫁过来的。独孤氏收住泪水，蓦然发火道：“你们都在屋里挺尸作甚？我还没死哪，采颦留下，其他人都出去招呼客人，别让人家笑话。”

丫鬟婆子们依序退出，比朝会都秩序井然。独孤氏治家如治军，赏是厚的，罚是重的，只要犯在她手里，就甭讲什么脸面。

只余采颦一人在屋，独孤氏又换了脸子，森然道：“你想死吗？这种话你也敢说，你想嚷嚷得全府上下都知道？”

采颦忙双膝跪倒，含泪道：“婢子失言，不过小姐放心，这屋里说的话，借她们三个胆子，她们也不敢漏出一句。”

独孤氏火气渐敛，沉吟片刻道：“起来吧，他们怎么还没来？莫不是话没传到？”采颦道：“传到了，按说早该到了，可能是被阻在外面了。”独孤氏一怔：“怎会阻在外面？我不是安排好人在后门接应他们吗？”采颦道：“小姐有所不知，皇上和……那个恶魔来了，外面几条街都被宫内禁军封锁了，不许进不许出。”

独孤氏勃然大怒：“我家又没谋反叛逆，他凭什么封我的家，还要满门抄斩怎地？我出去寻他说理。”采颦忙跪在她面前抱住她，惶恐道：“小姐息怒，万万去不得，那恶魔行事一贯如此，并非对着咱们来的。”

独孤氏只是一时气昏了头，当年她父亲独孤信犯了事，独孤府就被禁军封得铁桶一般，连她想进去探望父亲都被拒之门外，终于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此刻听说府邸又被封了，触景生情，就要去和宇文护拼命。她被采颦死死

抱住，挣扎几下脱身不得，倒也冷静下来。

恰在此时，杨坚推门进来，见状大惊道：“你们主婢这是作甚？”采颯叫道：“姑爷快来，小姐要出去寻那恶魔拼命。”

“噤声！”杨坚蓦然一声断喝，面孔也狰狞可怕，吓得采颯掩口不迭，花容失色，险些瘫软在地，独孤氏心里也打了个寒噤。

杨坚一步跨至窗前，推开窗子向两面望去，见窗下无人，附近也看不到人影，内宅的人都在暖阁中服侍客人，这才放下心来，回头对独孤氏摇摇头，叹道：“我也有此心久矣，惜乎此贼防范太严，下手不得。”

独孤氏心中涌上一股暖流，毕竟在这事上夫妻还是一条心的。

其实杨坚要杀宇文护既是要为她报杀父杀姐之仇，也是要为皇上出力——清君侧。但从根本上讲，是为自己。

当初宇文泰创建北周军制，把所有兵力分成八部分，每支军队由一人统领，统领之人勋阶为柱国，爵为国公，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八柱国国家。宇文泰自统一军，东魏皇族元欣统领一军。因元欣在宫内任总侍卫，这一军也由宇文泰统领，他实则统领两军。这也是他选任元欣的原因，他要比其他六柱国多出一倍的兵力。其他六柱国为赵贵、独孤信、李弼、李虎、于谨和侯莫陈崇。李昉的父亲唐国公李虎就是这八柱国之一，是真正的开国元勋。

这八柱国就是当初周国仅有的家底，也是权力的根本所在，后来军力渐扩，便又有十二柱国领军大将军，每位领军大将军下面掌握两个开府、两支军队，合起来就是二十四支军队，杨坚父亲杨忠和他本人都是这十二柱国领军大将军之一。

其时无论南朝北朝都最重门阀，门阀在社会上就是地位高下的等级标准。虽同是柱国，开国时的六柱国和后来的十二柱国便高下有别，森然不可逾越。以独孤信而言，虽与宇文泰是平肩等夷辈，后来宇文家成为皇族，长女入宫为皇后，这叫联姻帝室，可谓高攀；四女嫁给李昉，就是真正的门当户对；七女嫁给杨坚，就只能谓之下嫁了。他焉能预知七女后来成为皇后，四女也生出个皇帝（李渊，其时仅四岁）。

杨坚惧内不仅名满长安，而且邻国皆知。这些柱国领军大将军领军征战，到了敌国，见到有姿色的女子就抢回来，哪个不是侍妾过百，家妓盈千，齐、周、陈三国皆然。独他一个守着一个独孤氏，便成了稀罕物，被人讲来讲去也是自然。若非独孤氏肚子争气，为他连生一女二子，直欲被打入宦官群中。

他惧内不是因为独孤氏性格刚烈，御夫有术，就是门第之差让他无法在独孤氏面前挺直腰杆，若论对付刚烈有“术”的人，他的“术”更多着几倍不止。

独孤信因“谋反”被逼迫自尽，家族实力大减，门阀地位却依旧。杨坚却陷身两难的境地，他知道宇文护百般猜忌排挤他，就因为独孤氏之故。除非他离婚别娶，否则无法消除宇文护的猜忌。然而他若真的离婚，就会被人骂作贪利忘义、趋炎附势的小人，名节扫地尽矣，必为世人所不耻，这种事宁死不可为。是以只要宇文护掌执国柄，他就甭想有出头之日，要出头就得杀掉宇文护。

自存此念后，他就一直寻找下手的机会。宇文护经历过两次皇上“谋反”的事，对自己的防护布置得严密无比，从不予人可乘之机。

今晚他没想到宇文护会携皇上不请自来，但仔细想一下，他如果真的“恭请”，宇文护就不会来了，怕他在家埋伏甲兵、设好陷阱。是以他脑中一热，想搞个“急就章”，临时纠集人手，发起突袭。

他假借给皇上和晋公找坛陈年美酒的由头，离开花厅，却见外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禁军。这些禁军名义上归皇上统领，却是宇文护亲手挑选的。转了一圈他才发现，他的家人都被轰进屋子里，不许随便走动，连厨房和茶水房都有禁军站岗监视，他那些负责警戒的家兵家将也都被禁军换下，连通向内宅的大门都有人把守，不许随便进出。他此时才知道，自皇上到后，连给客人们上的酒肉菜肴都是由宫内宦官传送，一直到花厅门口，才由他留在里面的家人送到客人的席上。宇文护竟是外紧内松，故示闲暇，他还懵懵懂懂，不知就里。

他心里彻底绝望，莫说纠集人手，连随意召唤家人都不可能。他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两名宇文护的侍卫，说是奉晋公之命来抬酒坛子，借口堂皇，令他既笑不得也恼不得，只好到酒窖中寻了一坛祖父年轻时酿的美酒回去复命。

看到他只捧了一坛酒进来，宇文邕眼中竟现出失望和沮丧之色，虽只是一瞬即过，杨坚却看到了，也读懂了，皇上竟然明白他寻酒的真正用意，也指望他率家兵家将进来勤王。君父身处难中，作臣子的咫尺之隔竟只能束手观望，一向不讲究什么君臣大义的他，一时间也倍感惭愧无地，深深地低下了头。

宇文护倒是泰然自若，他自信布置严密，普六茹坚在他掌心里玩不出什么花样。他叫人把酒坛启封，先倒一碗酒，由宦官中一个专门负责尝验酒食的人

品尝喝下。一盏茶的工夫后，喝下的人没甚不良反应，这才为皇上和自己斟了一碗。

浓冽的酒香飘满花厅，那些武夫悍将登即乱成一锅粥，嚷嚷着普六茹坚奸诈似鬼，有美酒不肯拿出来请大家喝，只用市面上的水酒骗他们。

杨坚从不买市面上的水酒，宴客用的酒也都是府里自酿的。其时北方大户人家都是爷爷酿酒孙子喝，酒不存到五十年以上是不启封的，大多喝的都是百年陈酿，如给皇上这坛。此次宴客请的人多，用酒量大，他用的是自己酿的一批，窖藏三年左右，身份自然有限。

宇文护对众将在皇上前的“失仪”，却笑而不语。他最喜欢看这些手执兵柄的人吵来吵去，无论是为军国大事还是为一坛酒，只要他们不结成一条心就万事大吉。杨坚无奈，只得把窖藏的五十年以上的美酒尽数拿出来，才堵住这些人的嘴。

喝过几碗酒后，宇文邕面现酡颜，吩咐杨坚把孩子抱出来给大家看看，他和晋公都有赏赐，要看到孩子才给。

杨坚躬身听着宇文邕的玩笑话，却偷偷谛视着他的眼睛。皇上眸子里平静淡定，似乎并无任何其他意蕴，他却明白皇上是想让他到内宅再想些办法。跟着他的两名侍卫还算懂得礼数，到内宅门口就止住脚步，他这才轻松自如地回到寝房。

说这些话时，他早把采颡支出去把风，夫妻二人在房中密议勤王大计。

独孤氏听完后，沉吟半晌，苦笑道：“没法子，你难不成指望我率这些丫鬟婆子去和虎狼般的禁军厮杀？莫说我，就是擅长以军法调教美人的孙武复生也不可能。”

杨坚徒发一声浩叹，他也知道毫无希望，只是独孤氏虽是女流，却有乃父之风，往往有奇策妙计。他忽发奇想，和独孤氏商议，能否暗中调集独孤府和唐国公府的家兵勤王？独孤府的兵独孤氏就能调动，李昉虽在前面被绊住，他夫人也可以暗中调兵。

独孤氏嗤笑道：“你们男人真是没用，这等勤王大计还要指望我们女人家。但这也没用。”她皱眉深思须臾，断然道：“关键不在兵将的多寡，而在于皇上，只要皇上在此贼手中，咱们有多少兵将也无用武之地。他胁迫皇上发封诏书咱们就完了。当年赵伯伯和先父筹谋勤王，计策可称万全，手中握的兵将足以屠灭一国，就因皇上没能转移至安全地方，先父投鼠忌器，贻误时机，

反遭此贼反噬。你若有办法把皇上弄到我这里，我们姐妹就有办法把皇上弄出府，然后召集两府兵将占据皇宫，一纸诏书发出，大事定矣。”

杨坚听得连连点头。他虽是柱国大将军，手握兵柄，军事上并无过人之能，莫说和赵贵、独孤信、李弼、李虎这些前辈比，就是和尉迟迥、李昫这些二代名将相比，也远逊不如，甚至不如独孤氏。但他长于谋略和治国，这却是那些只知排兵布阵、在战场上鏖杀的武将无法相比的，宇文护猜忌他就有这方面的缘故。

杨坚觉得独孤氏计策可行，但想在宇文护眼皮底下把皇上弄到内宅来，又不让宇文护起疑心，也几乎是不可能。只能见机行事，就看能否找到这个“机”了。

他不敢过多停留，抱起床上酣睡的孩子急匆匆转回花厅。

## 第二章

杨坚走后，独孤氏坐在床上陷入沉思，她想的不是如何勤王，而是杨坚。曾经有那么一瞬间，她恨他较之恨宇文护尤甚，恨不得一剑捅了他。

幸好她不仅是长安长舌妇口中“悍妒”妇人，她的理智也如山一般坚凝，她明白不管他做出怎样的错事，自己的一生却只能靠他。这世上女人离开男人是无法立足于世的，这是生为女儿身的悲哀。无数善男信女虔诚礼佛，善男求的是成佛作祖，信女所求不过是来世转生男儿身。

大约半年前，她就察觉杨坚行踪诡秘，常常借口巡视军营，出走数日始归，即便在家中，也经常借口与同僚吃酒打猎，早出晚归甚至夜不归宿。细细想来，这事在一年前已现端倪，她只是没察觉到而已。

她虽是随国公府的主妇，府中大小事也均凭她一言而决。但她明白，到了真章上，除了陪嫁过来的家人和丫鬟婆子，随国公府的人还是唯杨坚之命是从，更甭想让他们和真正的主子作对。她便暗地里让独孤府的人查杨坚的行踪，结果发现杨坚所说的那些公事私事泰半属于虚乌有，但杨坚究竟去了哪里，却查不出来。她凭着夫妻间那种特殊的感应，断定杨坚一定是外面有了女人。

这事若放在别的国公府里，稀松平常之至，主妇甚至会把这种事当乐子讲，若贤惠如她四姐唐国公夫人者，还会关心夫主在外面住的好不好，吃的怎



么样，热心地帮着操办，可对她而言，就是天塌地陷一般。

对她的嫉妒，别人都无法理解，甚至她自己也无法理解。她家中父兄也是姬妾成群，她自小司空见惯，从小受的家教更是女孩儿家要柔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三从。至于四德，其实德容姿色俱不必论，女人家首要的就是不妒、能容，不嫉妒夫主在家广纳姬妾，在外拈花惹草，还要能容得下这些姬妾，如大姐姐姐般领着她们一同侍奉夫主，她四姐就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道理她非但懂，而且能倒背如流，又有好榜样在前，但她就是做不到，这非关情理，而是天性使然。

她嫁过来时，杨坚已有两房侍妾，这她也忍了，却严格约束杨坚，一年半载的允许他们同房一次。为表明自己不妒，她还让杨坚把自己的贴身丫鬟采馨收用了，做通房大丫头，但只让杨坚尝过一次滋味便再不让他近采馨的身子。她这样做不过是要给采馨一个名分，拴牢她的身心，不然终究要把她嫁出去，自己就少了一个得力贴心的人。

她四姐也经常笑话她，说她本是男儿身，却投错了女人胎，只有男人管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哪里有这样拘束男人的。她却清晰记得杨坚收用采馨那晚和他每次去侍妾房中过夜，她都会一夜无眠，心如针刺刀割般痛，妒火几欲焚穿顶门。是以她宁愿惹人耻笑，也绝不遭这份罪。杨坚每次在侍妾房中过夜后，看到她一夜之间憔悴的样子，心中也觉无趣。久之，绝足不进侍妾的房，对采馨更是敬而远之，真正过起一夫一妻的日子。

也正因杨坚彻底改邪归正了，她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孰料他在家中规规矩矩，与五六十岁的婆子都保持三尺距离，却在外面养起女人，这一点她虽无真凭实据，却敢断定无疑。

她没和杨坚闹，表面上若无其事。捉奸要双的道理她是懂的。若无真凭实据在手，空口白牙大闹一场，徒惹人耻笑不说，还会惊了杨坚，以后更难查他的行踪。她只是严令孤独府的家人，只要杨坚在长安，就要盯牢他，查清他究竟去了哪里，都做些什么。

孤独府的家人对这位老国公最宠爱的小姐奉命唯谨。别的人家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闲不过问娘家的事。这位七小姐却是自小便帮着理家，说一不二，出嫁后也常挂念府中大小事务。老国公含冤而死，少国公被废在家，形同囚禁，只知借酒消愁，孤独府倒全凭仗出嫁的七小姐打理维持。若非七小姐把府中大小事务处理妥当，只靠着少国公，宏伟壮丽的国公府怕是要榛莽处